

五  
總志

古今紀要逸編

潔

卷之三

七

八

古

文

七

八

九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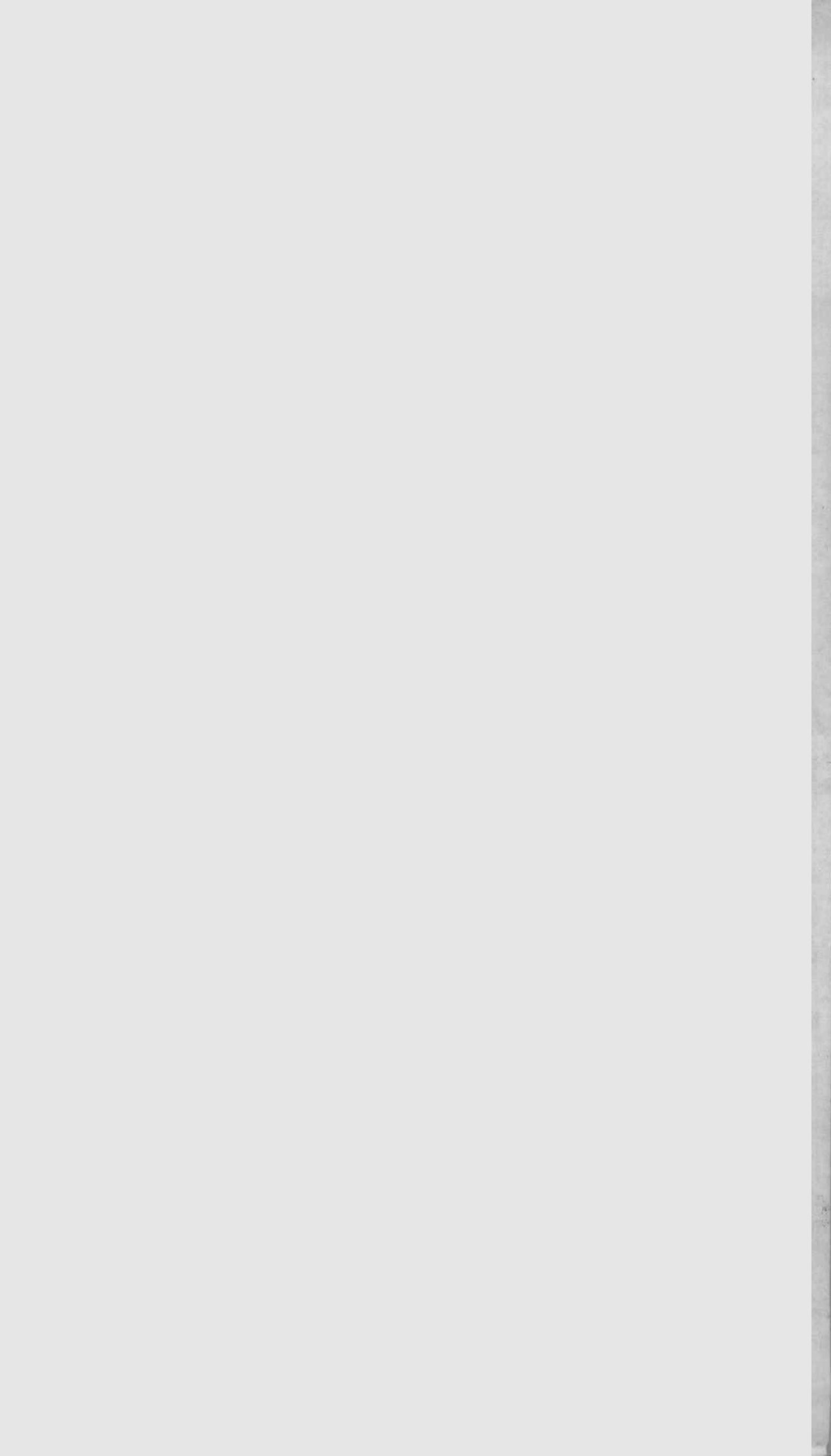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總  
志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五總志一卷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氏之道山亭書中有與蘇叔黨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

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健爲令作  
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  
府又崇寧乙酉謫居荆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  
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  
舊說取龜生五總靈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  
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  
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  
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  
王命令尙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

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  
疎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  
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間續桂子天香之  
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庸  
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  
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綦詳猶有足  
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  
典所收者檢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大清

五總志序

江左吳炯述

余雖蒙鄙固陋少從父師之訓於讀書業文不敢自弃  
昔嘗有意於著書立言以見于後世而憂患餘生艱棘  
百爲方時捨攘顧逃生之不暇猶廢井不汲泥不食矣  
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尙未可  
結舌閤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已語或以古證今亦不  
復列其次第非敢爲書覩有補于遺忘龜生五總靈而  
知事古人譬諸老於學而不數者心竊慕之因志其首

曰五總且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勾敍以紀之庶幾託  
斯文以增重也建炎庚戌上巳前一日避地無諸城書  
於蕭寺之道山亭

五總志

東坡手澤載賈昌朝結連溫成皇后乳媼賈婆婆諫官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寧有是哉仁宗默然久之曰賈氏實薦昌朝壻先大父事仁廟朝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云陛下若以臣爲然乞上方斬馬刀斷姦臣之頭懸之兩觀以謝天下或以爲不然則斷臣之頭懸之烏府以謝姦臣上旣用其言黜二大臣復大書鐵御史三字以賜之觀其聽言如是則

以賈氏事實語臣下真盛德事也惜乎家藏諫草及朝廷案牘悉罹於兵火矣

唐李白嶮崎磊落嘗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于沈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鞋以水渙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白沈酣中爲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誤因號爲醉聖故杜老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於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姦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

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託此以玩世爾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元祐中李邦直帥真定先子與田端彥歐陽元老爲幕府端彥春秋高故以丈事之端彥後爲官荆南與郡將不合弃去冠冕從元老游元老時方卜築渚宮爲終焉計旣聞蔡元長拜相乃欲謁之說以勿興朋黨元老以詩贈行云守節固窮匪易事鐵中誰許鬪錚錚聞道新

除右僕射難畱高臥老先生能令餘黨畱殘息必有昌  
言佐盛明我欲效顰嗟老矣西風回首涕縱橫旣至京  
師果以禍福利害喻元長且出元老詩示之雖若不樂  
然堅欲召見端彥以書抵元老元老以詩荅云莫嗟騏  
驥老不識雲臺仗此驥天所曉未易論得喪元老有子  
小字鎮兒端彥書中勉其讀書元老荅曰小兒飲啖數  
倍於曩時多晝日眠而懶讀書觀其意無他要作好官  
故也端彥旣與元長不合乃遯嵩少間今猶無恙年將  
九十顏如渥丹行步可逐奔馬時時多乞錢於洛陽城

中得卽以施貧者蓋得道靜長官之流也

黃氏爲宰相者古今二人而已今丞相潛善漢丞相霸是也霸爲潁昌守見謂精明旣登庸後寂無能名焉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伯游爲武林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明皇乃用李林甫之排驛傳進以媚妃子鄙哉本朝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余先大父爲健爲縣令作三戒詩以見意九重稱獎士論偉之唐大歷十二年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

方宴客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駟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咸毀徹之王黻宣和初入居宰路弊事悉舉減吏祿併冗官以積財用罷諸局澄濫賞以絕僥倖雖蔡氏之盛猶爲之斂衽使其剛正不回終始如一顧何羨於楊綰乃復開邊隙置應奉以持祿固位由是言之向來初政特矯俗悟主邀譽以取權爾始五十四局凡有請於上所降指揮必乞不候覆奏而用度悉由中出尙恐朝廷與有司之執法也旣置司之後非惟無所畏憚而所須悉責辦於此加之

竭天下民力營九州以弊中國豈特視綰如天淵蓋將深愧於李林甫矣悲夫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爲不偶之辭誤矣

江鄰幾雜誌載唐玄宗實錄疎略特甚呂緝叔云若使獨孤及顏魯公輩作必不至是此元載蔽賢之罪也宋次道補脩武宣實錄自謂詳密於玄錄及觀陳瑩中奏議哲宗實錄差承旨蔡京兼領謂太宗以後實錄